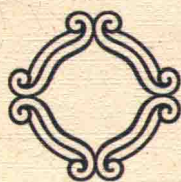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

——高丽萍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

高丽萍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高丽萍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 - 7 - 5203 - 0143 - 5

I. ①马… II. ①高…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449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285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相关概念界定	(4)
三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 内在逻辑关系	(12)
四 研究基本思路和逻辑结构	(13)

第一篇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概述

第一章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生成	(17)
一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产生的时代诉求	(17)
二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理论渊源	(21)
三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形成的历史轨迹	(29)
四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39)
第二章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44)
一 社会发展整体论	(44)
二 社会发展动力论	(53)
三 社会发展价值论	(57)
四 社会发展方法论	(61)
五 社会发展评价论	(64)

第三章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精神

- 实质与基本原则 (68)
- 一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 (68)
- 二 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精神实质 (79)
- 三 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基本原则 (85)

第二篇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国化

第四章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的内涵、理论

- 渊源与实践基础 (95)
- 一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的内涵 (95)
- 二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渊源 (98)
- 三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107)

第五章 毛泽东践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曲折探索 (116)

- 一 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117)
- 二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理论 (127)
- 三 社会主义发展理论 (131)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返本开新 (139)

- 一 回到马克思：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前提 (139)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 (147)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150)

第三篇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时代化

第七章 时代问题呼唤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 (167)

- 一 时代问题 (168)
- 二 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演变轨迹 (173)
- 三 时代问题昭示“马克思”仍然活在当下 (182)

第八章 深邃洞察：邓小平开启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时代化新阶段	(193)
一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时代化的内涵	(193)
二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时代化的阶段划分	(197)
三 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正确认知	(199)
第九章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211)
一 新常态社会发展论	(212)
二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	(222)
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发展论	(226)
第四篇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大众化	
第十章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大众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233)
一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大众化的内涵	(233)
二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大众化的可能性	(236)
三 当代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大众化的现实性	(238)
第十一章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大众化的理论基础	(251)
一 马克思关于大众化的主要思想	(251)
二 恩格斯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大众化方面的贡献	(254)
三 毛泽东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大众化的主要贡献	(263)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大众化的贡献	(265)
第十二章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大众化的实践路径	(271)
一 观念层面上要弘扬马克思主义发展价值观	(271)
二 制度层面上为大众化提供组织保障	(278)
三 实践层面上要讲实效	(280)

结束语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 基本经验与当代价值	(283)
一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 基本经验	(283)
二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 当代价值	(286)
后记		(290)

绪 论

一 问题的提出

将马克思的学说看作是哲学还是经济学或政治学至今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正统马克思主义比较注重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三个组成部分来审视马克思的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却特别强调马克思的哲学，将马克思作为哲学家来看待。我们认为马克思学说的着眼点还是在“社会”，他的学说通过探索人类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最终目的是要找到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因此，他的学说可以统称为“社会发展理论”。自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诞生开始，马克思既遭到敌人的攻击也受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和其他阵营朋友的误解，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整体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割裂。总体来看对马克思的误解主要表现为：一是过分突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关于经济因素的内容，简单片面地将其误解为一种经济决定论。这一方面来自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别有用心地恶意攻击和歪曲，主要代表人物是唯心主义学者保尔·巴尔特，他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关于经济因素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思想绝对化，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简单歪曲为“经济派唯物主义”。这种观点延伸到当代西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一些西方学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就是一种历史宿命论。他们错误地认为马克思相信存在某种任何凡人都无法抗拒的历史规律；二是关于断裂论的误解。20世纪20年代针对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实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西方出现了以卢卡奇等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一流派力图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待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从而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两条路线的理论斗争，卢卡奇受到党内批判，最后

不得不检讨自己的言行。尽管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从客观上开启了从人道主义的视角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先河。自从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以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更加受到西方思想界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各个学术流派的高度关注,从而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和其创作《资本论》时期思想的比较,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出现了关于人道主义马克思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两种思潮的对峙。人道主义马克思过分突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价值性的一面,强调其人道主义内涵,力图从人道主义视角阐释马克思而忽视了科学性,与之相反,科学主义马克思则突出强调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科学性的一面而遮蔽了价值性。在这一背景之下,法国学者阿尔都塞提出了“认识论断裂说”。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思想中有两个前后断裂的阶段,这两个阶段以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这之前的马克思是不成熟的,因此被称为青年马克思。之所以是不成熟的,是因为这一阶段的马克思还属于人道主义马克思,而人道主义属于意识形态,是不科学的,在这之后的马克思才开始摆脱了意识形态樊篱而成熟起来,成熟的马克思就是老年马克思,其标志就是震惊资产阶级世界的《资本论》,这时的马克思是科学的马克思^①;三是关于阶级斗争论的误解。长期以来许多人仅仅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当做阶级斗争理论,以至于在和平与发展时期马克思的理论被日益边缘化。

我们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阵营历来没有真正从社会发展理论的角度阐释马克思的学说,没有从整体性的视角突出马克思学说的发展内涵和意义,于是随着世界时代主题转向和平与发展,发展问题成为时代焦点问题时马克思的学说开始受到质疑。当代西方一些学者则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做阶级斗争论而加以排斥。例如,法国学者佩鲁在20世纪80年代给联合国的报告《新的发展观》中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对于当今社会发展没有实际意义。^②面对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挑战,我们必须要从社会发展的视角重新反思马克思的理论,尤其要着重研究马

① 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23页。

② 参见[法]弗朗索瓦·佩鲁《新的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怎样才能走进当代社会发展视域。不能否认,马克思与当代人之间存在着空间差、时代差和实践主体差,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只有与当代社会发展的时空条件相契合、只有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实践主体的需要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而马克思并没有将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当做绝对不变的教条,其理论本质属性和内在品质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克思的基本精神,历来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基本原则,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与特定的时空条件 and 实践主体相结合而使其不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在当代意识形态斗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精神家园更加成为我们党的核心命题。时代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当代实践条件下增强应对敌对势力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污蔑的能力,这就要善于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融入时代、融入人民大众。因此,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①

所谓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要尽量弥合马克思与当代人之间的时空差异和主体差异。首先,空间差异的存在表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特定地域空间,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要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武器,必须与不同地域空间内的各国各民族实际相结合。因此,所谓中国化就是要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能使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发挥价值,同时在指导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不断丰富、创新、完善和发展。其次,时间差异的存在表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产生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与160多年后的当今时代存在巨大的历史鸿沟,这一差距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不会因思想家的前瞻性而消除。虽然马克思很伟大,他的社会发展理论由于既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必然趋势,也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强烈的人本色彩,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和普适性,但他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本身要受到时代客观条件的限制,他的思想也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要受特定时代条件的制约和规定。他的生活时空与当下的社会尤其是现实的中国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时代化

^① 参见《中国新闻网》2009年9月18日。

就是要能够跨越时代差距实现当代人与马克思的对话，能够将马克思的观点、方法和价值诉求融入当代发展问题中，并在解决当代发展问题中促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时代发展，使其成为引领 21 世纪 Ze 社会发展的精神指南。最后，实践主体差的存在表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创立的目的是将之作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武器。因此，它不是供少数人玩赏的玻璃球，而是大众的精神食粮，它也不是象牙塔中的经院哲学，而是人民大众安身立命得到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由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创立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其所面对的大众文化背景还是西欧文化视域，理论的构成必然要符合具体受众的心理需求和思维方式。而在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大众的思维方式和心理需求具有特殊性，因此，在其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能否被中国人民所接受、认同、内化为当代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家园，使中国人摆脱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奴役，成为崇尚自由、热爱生活世界的先进主体，还必须实现大众化，一方面要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来“化”大众，让中国人感受到一个本真的马克思，让马克思的思想光芒照射到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用伟大的思想激起善良人民的高尚情怀；另一方面要通过大众的实践和智慧来“化”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要通过总结人民大众的生动实践和丰富经验充实丰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使其成为当代真正意义上的摧毁现代资本主义统治根基而建立新世界的先进理论。

二 相关概念界定

人类关于 Ze 发展的研究从古代就已经开始，但是，作为当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兴起的，从此社会发展理论才开始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第二次 Ze 世界大战的结束既标志着人类结束了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也标志着人类从此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新的时代必然要面临新的问题和任务。“发展”问题也就成为时代的问题视域。在这一问题视域下人类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现代化，对于当时来讲发达国家已经迈入了现代化，只有第二次 Ze 世界大战以后刚刚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处于传统农业社会阶段。从木桶原理的角度来讲，世界要发展必须是整体的发展，而衡

量整体发展的标准就是整体中最不发达的部分，要提升整体发展水平就必须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使其尽快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因此，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课题自然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门时髦学科脱颖而出。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能否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界定马克思的理论？第二，如果马克思的理论是社会发展理论，那么面对庞大的马克思理论体系，其哪部分内容属于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与核心？而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必须先明确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等概念的内涵。

（一）发展与社会发展理论的内涵

首先，关于发展的内涵。“发展”是与运动和变化同一系列的哲学范畴，运动是标志宇宙中一切变化和过程的哲学范畴，变化则是运动的具体表现，分为上升运动、下降运动、平行运动，在三种变化中只有上升运动属于“发展”，因此，哲学的“发展”内涵是指前进性上升性的运动，是事物由简单到复杂，新事物不断代替旧事物的上升趋势。由此看来这一概念不是针对前现代社会的概念而是反映现代社会的概念。因为前现代社会是农业社会，而农业社会的缓慢发展则导致前现代社会的历史观是一种衰退或循环论的历史观。例如，在古希腊的人们看来历史就是一个衰退的过程，古希腊神话将人类历史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与黑铁时代。根据赫西俄德的说法，自从潘多拉打开罪恶之盒之时，黄金时代就结束了，这也开始了人类逐渐衰退的历史进程。因此，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所谓尽善尽美的社会秩序就是变化最少的社会秩序。在他们的思想中没有持续发展、进步与增长等观念。中国古代则将自然循环现象移入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中，提出了循环论历史观。因此，在传统农业社会“发展”不可能成为核心价值观念。发展范畴成为时代标志及核心价值观起源于现代工业社会的革命性变革。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代表新型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发动了改天换地的政治和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也叫现代化。现代化意味着现代工业社会对传统农业社会的替代与革新，从以科学技术为标志的现代化生产力对传统手工生产力的代替

与革新为基础,出现了经济上的商品经济代替传统的自然经济,政治上的民主与法治代替了封建专制,从而促使文化观念上突破了衰退论和循环论的历史观,进化论、增长论、进步论、发展论等成为历史观的基本范式。而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发展、进步是其探讨的主题,我们完全可以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待马克思的理论。

其次,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内涵。学术界关于社会发展理论内涵的界定主要根据其研究对象。从本质属性来看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发展”。虽然,关于社会发展问题从古至今都是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直到20世纪初还没有提出界定社会发展理论内涵的现实需要。而“何为社会发展理论”也只有当“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时才能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界定其内涵也才具有现实性。“发展”真正成为时代主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进入“和平与发展”新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发展,发展研究也成为社会科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发展研究的兴起也标志着发展理论作为独立的社会理论的诞生。但是,由于发展研究的兴起具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因此,“发展”被看作发展中国家摆脱不发达状态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在西方中心论的视野下传统与现代被二分化,已经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是先进的现代社会,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的非西方国家则被看作落后的传统社会,解决发展问题的途径就是非西方家按照西方社会的模式实现现代化。社会发展理论也就自然被当作研究如何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美国兴起的“现代化”理论由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就成为社会发展理论的代名词。

这样定位社会发展理论显然是将社会发展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对立阶段,认为西方是现代的,而发展中国家是传统的,非西方只要按照西方的模式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就能发展。这样定位的错误在于一方面将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另一方面难以真正彰显社会哲学意义上的发展内涵,也就是说既否定了前现代的发展,也无法说明现代以后的状态。为此,有学者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视角界定了社会发展理论的内涵,他们指出:“狭义的发展理论是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广义的发展理论把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不仅研究发展中

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而且研究发达国家是如何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并进而向信息社会变迁的过程。”^①这一界定说明狭义社会发展理论只是包括在广义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部分,从人类历史的大视角来看从广义的视角界定社会发展理论的内涵是符合学科定位属性要求的。这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究竟属于广义社会发展理论,还是属于狭义社会发展理论?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一般规律,属于广义社会发展理论。这就排除了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发展的理论,从而降低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对落后国家尤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价值,特别是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关于革命的理论,对于建设和发展没有价值。类似的观点在国内学术界也比较突出,很多人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过时了,不具有当代价值,于是言发展必谈西方。因此,在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时候很有必要首先确定究竟是广义社会发展理论还是狭义社会发展理论,或者说仅仅从广义或狭义的角度能否反映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内涵和本质属性。

(二)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内涵

我们认为,对于博大精深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来讲不能将其单纯地界定为是广义还是狭义。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既不同于西方从黑格尔开创的宏大的形而上学理论范式,又超越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狭隘境界。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从总体上来看具有广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具有狭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内涵。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广义和狭义发展理论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作为广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一般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是指马克思立足宏大的世界历史视野,主要从什么是发展、发展靠谁、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如何评价发展等几个方面从宏观上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和基本方法的系统社会发展学说;作为狭义社会

^① 庞元正、丁冬红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发展理论来讲,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不是脱离具体历史发展过程的抽象形而上学,而是通过研究具体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_{一般规律和必然趋势},一方面,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有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具体机制和道路的内容和古罗马等前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关于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发展的道路、条件和途径的具体内容。广义社会发展理论主要运用了逻辑方法,而狭义社会发展理论借用了大量的实证材料,运用了实证方法。二者的有机结合使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当代社会发展实际的联系更加具有可塑性。

从广义社会发展理论层面来讲,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任务就是力图解决现代资本主义从何而来又向何处去的问题,通过对现实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推进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作用,同时揭露了资本主义阻碍社会发展的历史局限性,从而证明社会发展的趋势,说明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匆匆过客,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洪流,同时也是人的生存意义的彰显和社会发展的价值诉求。因此,马克思通过生动的实证研究和严密的逻辑论证令人信服地展现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_{一般规律},为人类解放指明了正确路径。从狭义社会发展理论层面来看,马克思还特别关注非西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指出了非西方落后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揭示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是东方国家实现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例如,《共产党宣言》虽然是一部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规律的著作,但在其中马克思却通过揭示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趋势,阐明了落后国家融入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在19世纪50年代他还专门研究了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发展问题。19世纪70年代后又研究了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尤其在《人类学笔记》中通过对史前社会的实证研究集中探讨了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通过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研究既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从何而来,又论证了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

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既属于广义发展理论,也包括狭义社会发展理论。二者相比广义发展理论是核心。因为,马克思无论研究西

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还是非西方社会发展,其目的都在于探寻人的解放的基本途径。而作为一位严谨的思想家,马克思没有将人的解放的基础建立于对人类社会某一阶段的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研究视野是开放的,他不像黑格尔那样力图创立一个终极理论体系,人为制造了社会发展的终结点。马克思虽然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并没有忽视对资本主义以前传统社会的研究,尤其通过对人类史前社会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从何而来的历史之谜。当然,马克思没有停留于此,他更重视资本主义往何处去的问题,共产主义被马克思看作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运动和理想目标。因此,从总体上说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属于包括狭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广义社会发展理论。某些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学家否认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关于社会发展、建设的内涵,我们认为他们关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没有解释力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相反,由于研究视野的宏大,使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具有极强的现实穿透力。当代社会发展事实表明马克思还在当代。

如果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界定为包括狭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广义发展理论,那么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究竟主要指马克思理论的哪部分内容?可以说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博大精深,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域。但我们以为应以马克思为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理论入手,而马克思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理论当然就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因此,可以说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及其基础上产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三者相比唯物史观的创立对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来讲具有逻辑起点的意义,唯物史观从总体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属于广义社会发展理论,但作为广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唯物史观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广义社会发展理论,而是内含了关于具体民族和国家社会发展的狭义社会发展理论。由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和落脚点,马克思又具体阐释了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具体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发展论,而这一社会主义发展论又可以看作是狭义社会发展理论。因此,以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核心审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

论也是顺理成章的。这自然又要考虑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性质及其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关系了。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是广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我们以为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唯物史观确实具有社会发展哲学的性质。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的解放的社会发展意义,也就是说忽视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内涵。我们认为,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有机整体。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产生的重要标志和逻辑起点,从世界观的高度阐释了社会发展的内涵、原因、动力与规律,它奠定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核心和落脚点则阐释了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属,描述了人类的精神家园,从而彰显了唯物史观社会发展的目标取向及其现实道路。从这点上说,完全可以从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统一的视角界定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因为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论证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既运用了对西方具体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证研究方法,同时也审视了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可以说,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同时也揭示了发达国家包括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具体道路、途径和方法。

(三)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涵

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焦点问题,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由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彰显的丰富社会发展内涵和价值,使其难以脱离当代社会发展的—问题视域,解决当代社会发展难题也成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命题。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虽然诞生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但由于其以科学的历史观为基础的理论范式所正确揭示出的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对于当代社会发展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解决当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应对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如何在与资本主义的角逐和较量中求生存、如何在不平等的全球化格局中实现社会主义的发